14 残雪

在校园的夜风中骑行时，总是那冰冷的空气先触及到我，接踵而至的便是那些气味、声音和形状。那些碎片漂浮在空中，引我向许久未见的过去，动作、语言、神情，延伸出一条曲折的小径，早已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毕竟，你不能说那流淌在空气中如蜜般的桂花香属于任何一个人。掩在夜色里，微张的葱莲像地上的繁星，夹竹桃的花期远比我的记忆长久，他们却从未在那些碎片中占有一席之地。彼时我的目光都投注在哪里？而现在我只能将自行车零件的响动连同月光一起撒遍路过的柏油马路，心不在焉地瞥向路边居民区花园栏杆上缠绕的彩灯，迎着夜风向路口驶去了。

是一个微凉的下午，我站在屋檐下避雨。看着眼前五颜六色的伞盖来来往往，我下意识抱紧双臂。潮湿的空气连同冷风从我身畔跑过，脚边是溪样的水流。许久以后的另一个夜里，我也曾逆着滂泼的大雨往回走去，那时我刚擦干眼角的泪痕。又是许久、许久以前，我在铅灰的夜色下发着愣，交错的枯枝将夜空劈得七零八落。我是否在等谁、我是否等到了谁都早已无关紧要。我只记得那些不再重要的时间里我总感到微凉，只是微凉。

我顺着坡道往下，远方记忆深暗，似乎被呼啸的风吹散了形体。那里我坐在一方明亮温暖的小室内，一位陌生的女子状若温柔地聆听着我的倾诉。她先后从茶几下方拿出两张空空如也的纸，让我无法抑制地笃信那就是我后半生一切问题的答案。于是白纸越叠越高，我不断书写，血流如注，直到文字溢出纸面，随后天空下起雨来，如高塔坍塌。

但现如今，更多的时候，午后的阳光在起起伏伏的道路上画下淡金色的影子。我只是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此刻正值仲秋，教学楼阴影下微冷，我看着另一侧无波的湖面上成簇的睡莲，还有湖中央耀眼的白色石亭，大概阳光下温度正好。这样的日子，或许我应当立刻停下车，挑一张背向湖水的长凳小憩一番，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是我的自由。

于是我浅浅捏住刹车，让风托住我顺势滑下长长的坡道的身体，一点一点将耳边呼啸的风声压至若有若无的程度，然后踩下踏板，将整条“绝望坡”抛在脑后，跃过喻圆天桥的影子，向远处驶去。

2022/10/20

于寝室